

从小人物中窥探大世界的美好

——读聂鑫森的《书鱼馆主》有感

殷运良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零碎时间读完了聂鑫森老师的《书鱼馆主》，掩书深思，收获颇丰。一方面，我被聂老师70多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出版新书的精神所感动，也感动于他对遣词造句的精益求精，对文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对时代和劳动人民的热爱。另一方面，我学习到了他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手法——善于从小人物中窥探大世界的美好。

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思想的作家，是不能没有爱的。倘若没有爱，作品便成了一片孤寂荒凉的沙漠，没有血肉，没有温度，没有人情。而聂老师的作品，就像一口水源充足的古井，源源不断地流淌着爱的琼浆玉液。

聂老师生于湘潭，定居于湖南株洲，他对湘潭和株洲的一草一木，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在他神奇的笔下，到处可见与湘潭、株洲有关的景、物、事和人，他观察细致，描写细腻，不急不缓，娓娓道来，像在跟你讲故事，让你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带着正气写小人物

小说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小说中的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往往是作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投影和反射。作者爱憎分明，小说中的人物往往爱憎分明；作者的是和非明辨了，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是非明辨。

譬如，《茶友会》一文，当看到小说中的人物郝秋声因茶友会聚会喝酒突发疾病而没有抢救过来时，我的心患到了嗓子眼：喝酒喝出了人命！要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所有聚会的人都是有责任的！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读完全文，不得不为小说中的人物郝秋声点赞！不得不为作者的精心设计和巧妙安排点赞！小说把郝秋声和郝夫人高山仰止般的高大形象立了起来。与其说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讲正气、明爱憎、辨是非、分善恶，不如说是作者本身便如此。

《鸭客》两条线索，明线写的是年届五十的老鸭客龙而生边放鸭，边给村主任蔚大田治病的故事；暗线写的是二十出头的后生马疾和蔚大田女儿蔚蓝的爱情故事。两个故事都有血有肉，有情有爱。前者凸显出老鸭客乐于助人、为人仗义的高大形象；后者折射出年轻男女大胆追求爱情、纯洁善良的优秀品质。作者启迪我们：人的胸怀只有像天波湖那般烟波浩渺，才能容得下自己，装得下别人。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要向聂老师学习，学习他这种讲正气、重情义、有温度的为人准则和文学修养。

带着使命写小人物

《天宇理发馆》这篇小说，无处不体现出小说中的人物的使命和担当。

看完全文，我们恍然大悟：老理发师傅吴湘生家的理发馆，过完今夜，就要关门大吉，因为这里的红旗冶炼厂今晚子夜最后一座冶炼炉要熄火，这里就没有任何工厂和工人了，就再也不用需要理发店了。

为什么要搬走？因为工厂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污染，作者敏锐地抓住了株洲老工业城市转型和蜕变的一个热点事件进行创作，并集中笔墨浓缩在《天宇理发馆》这篇小说中。可见，作者社会责任感极强，勇于担当，敢于负责。作者笔下的人物吴湘生、吴小林、吴砺锋，祖宗三代，世代理发，也是极具使命和担当的，即便在公历年年底的最后一天，也要坚守住，来和需要理发的工人兄弟们告个别，理个发。

这是职业操守，是道德情怀，是人性善良。

在聂老师的作品里，还有许许多多的小人物，诸如《煤球》里的谷梁丰，《书铺夜话》里的晋文凯，《百年老锅》里的鲁瑞明……无不是底层平凡小人物，但他们凡人非凡——在他们平凡的人生中折射出了大道理、大格局、大世界。

总而言之，在聂鑫森老师《书鱼馆主》这本小说集里，我读到了小人物的柴米油盐，酸甜苦辣，他们让我窥探到了他们对世界的美好——助人为乐、与人为善、为人仗义，讲正气、重情义、有温度，淳朴、坚守、有大爱……



03
株洲日报

藝文

2024年12月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罗玉珍
美术编辑：王 玺
校对：马晴春

沈复的不堪风雨 ——另类解读《浮生六记》

李庆林

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沈复，自小家境良好，在苏州养成了喜好闲游吟曲的习性。他12岁那年，与他舅舅陈心余的女儿陈芸互有爱意，两家就定了亲。岁月流转，沈复17岁时迎娶了表姐陈芸(字淑珍)，此时的陈芸刚刚18岁。至此，他喜欢称妻子为“芸娘”，并在多年后芸娘病逝之际，痛心疾首地写了自传体随笔集《浮生六记》。以至于更多年后，林语堂先生读到《浮生六记》时，激动地将芸娘与《秋灯琐记》中的秋芙并称为“中国古代两个最可爱的女人”。

沈复的舅舅陈心余早在芸娘4岁时就病故了，这使得芸娘自小遭遇家境贫寒。渐渐长大的她靠刺绣养活寡母和弟弟，还供弟弟读书。因此，芸娘与沈复各自的童年早期，有着迥然不同的家庭背景。在芸娘小小年纪就懂得为生计辛苦做活的同时，沈复却整天花前月下吟风弄月。

多年前读《浮生六记》时，喜欢卷一“闺房记乐”。但随着年龄增大，再阅读此书时，注意力偏重于卷三“坎坷记愁”。由此还思：沈复与芸娘结合的坎坷动荡究竟是什么原因？慢慢地，我想明白了，这当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沈复实则是那个不堪风雨的男人。用当下流行的说法，沈复的生存能力低下，缺乏一技之长。打小就是纨绔子弟，整天花花草草的，怎堪成家后面临的诸多困境？当然，沈复本人在书中也很坦率，细述了生活中的种种变故与尴尬。

他与芸娘婚后，芸娘自以为从此嫁入殷实之家，不必再为柴米油盐发愁，可以成天与丈夫吟诗诵赋。二人又因性情中均喜好自由自在不受约束，还喜欢到处旅游，旅途广交朋友。尤其他们结识浙江妓女温冷香的女儿慧圆，芸娘又有意并极力想促成将慧圆许给沈复做妾。加之芸娘自作主张为沈复的弟弟店堂作保借债。这在沈复父母眼里很过分，也很有伤风化。所以沈复的父母知晓后大为光火，夫妻二人双双逃出家门。

这是他们第一次被驱逐，同时也迈向了“坎坷记愁”的第一步。此时的他们还算不得穷人，加上个别亲戚朋友资助，二人仍能追求“沧浪亭畔、萧爽楼中的烟火神仙日子”。这期间，作为结发妻子，芸娘确实不该过于纵容沈复的“游历浪子”习性。她应时时告诫丈夫：你必须承担起责任，必须为这个家多想办法做事挣钱。恰恰相反，芸娘似乎已被沈复的想法，宁愿共赴那种缺乏责任心的浪漫任性。

第二次被赶出家门时，他们的女儿青君已14岁，并早早说好一门亲嫁了过去。儿子逢森年纪尚小，但也已托人作保被推荐到店铺学做生意。此时的芸娘重病缠身，只好投奔她儿时的发小寄居于锡山。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正当他们“无计无着，衣履靡身”时，仍四处找朋友借钱，预备游历“虞山之胜”。夫妻二人在锡山朋友家中绞尽脑汁，想出让沈复去靖江找其姐夫借钱。沈复便长途奔波赶往靖江。途中坐船时，沈复的鞋袜被淤泥浸透，他借来炭火烘烤，烤着烤着他睡着了，醒后发现自己被烧坏大半。基于此，我想：这样一个不着一六的沈复，怎堪风雨而曲折？

此番之行，沈复借得番银二十两。恰逢芸娘来信表明已不太好意思继续寄居锡山。沈复又去了邢江盐署，谋得代写文书一职，并租了两间房，接芸娘来住。不过数月，盐署裁减，沈复被裁，继续失业。不久，芸娘灯枯油干病故了。沈复伤心欲绝，只能空叹：“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他又找朋友借了十两银子，安排了芸娘的后事。

之后他果真空空如也了，准备去深山像传说中赤松子那样超然世外。这下连已嫁人的女儿都看不过眼了，劝他现实一些，毕竟还有年长的奶奶需要沈复去尽孝，年幼的弟弟也尚未成人。由此可见，沈复一向不懂男人最起码的责任感，非常自私。他继续漫无目的地四处漂泊，直到有一天，女儿托人带话给他：弟弟逢森已于某年四月天亡。继而，沈复真正意义上“孤灯一盏”了。他仍不忘去四处浪迹，寻找朋友谈笑风生。他在芸娘临终前，曾誓言不再婚娶。但他浪迹到潼关时，仍不甘寂寞，接受了朋友琢堂送给他的一个妾室。此时的沈复46岁。

合上《浮生六记》，回眸端望，沈复出身“衣冠之家”，既非秀才举子，也非操文为业之人，怎堪风雨？怎有担当？怎能养家糊口？因此，《浮生六记》应作为忏悔书，引以为戒！

动态

第三届“湘江散文奖”颁奖典礼在渌口举行

郭亮

11月30日，由湖南省散文学会举办的第三届“湘江散文奖”颁奖典礼在渌口区第五中学举行，包括本市作家张雄文的作品《白帝，赤帝》在内的五位作家的作品获奖。来自全省各地的作家、文学评论家、编辑和文学爱好者、新闻媒体记者以及五中师生500多人聚集一堂，共度湖湘文学盛典。

中国作协原副主席、湖南省文联原主席谭谈，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胡革平，湖南省作协主席、湖南师大文学院教授汤素兰，湖南省作协原一级巡视员、省作协主席王跃文，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阎真等出席会议，并为获奖作者颁奖。株洲市政协副主席、市文联主席周建明，株洲市委宣传部分部长阳曼生，株洲市渌口区区委书记、渌口经开区党工委第一书记李晓彤等领导出席并发表讲话。

湘江散文奖由湖南散文学会主办，是湖南省针对广大散文作者设立的纯散文类奖项，旨在鼓励、激励湖南散文创作，发现、推介湖南优秀散文作品，繁荣湖南散文事业。据悉，该奖每三年一届，通过征稿、初评、终评程序，评出湖南散文力作。第三届“湘江散文奖”评奖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对本届参评作品进行了初评和终评，最终评出散文集2部、散文3篇——张雄文《白帝，赤帝》、罗长江《美丽千古的约会》获散文集类，王春兰《母恩阿巴》、谢秋琼《最初的字典》、羊玉姣《人间烟火》获单篇散文类。

本地文艺

传播文化 推广阅读

刘娜 罗逸真

近日，“心手相牵，行稳致远”吾道读书协会七周年庆典盛大举办。本次活动由株洲市图书馆、株洲市吾道读书协会、株洲市吾道读书协会工会委员会联合主办。来自文艺界精英、各读书协会负责人及吾道读书会会员14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欢庆这一时刻。

株洲的吾道读书协会成立七年，一直致力于文化传播与阅读推广，不间断在平台阅读株洲作家写作的优秀作品，还举办了多场读书活动，为株洲营造了浓厚的书香气息，激发了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未来，吾道读书协会将继续为广大读者、朗诵爱好者和株洲本土原创文学爱好者提供更多交流机会，为发掘和传播株洲本土特色文化注入活力。

杂谈

关照灵魂的作品

玉珍

1. 不要让那些无感情无灵魂的纯技术之作淹没并替代那些动人的作品，不要被碎片击碎我们的神采与心智。无论时代的风雨和命运如何狂暴，无论冷血的创作如何独领风骚，我们仍需要关照灵魂的作品穿越时间，让后人看到，我们相信人是有趣的，人要去领悟人的命运，进入人的生命，共鸣人的情感。

2. 影像与文学都是经过伪装、想象、修饰、涂抹、组装、隐藏的东西，但在某个地方，作家和导演的形象仍被暴露，一旦他要接近某种美，某种生命，他就一定得诚实。从众多看似稀碎的记忆与经验中，总是暴露出真实与情不自禁的想法，有他亲身经过的地方，亲自感受的东西。表现出来的形式无论多么庞大、凌乱，总会有显现他灵魂的蛛丝马迹。一切的作品都在传达作者的思想，记忆，情志，习惯。看一些导演的文字语言，能联想到他们的影像风格和个人性格，比如姜文、侯孝贤、黑泽明、布列松、伯格曼、费里尼、阿巴斯、布努埃尔，他们的语言风格跟电影风格一样，有相称之处，虽然“文如其人”是不精确的，但一个电影波辣的导演肯定能写出波辣的文学作品（深邃内向的也一样），无论怎么向外部展示自己，那一个内核是不变的。

3. 一个写作者在作品之外被过度传播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名字比作品更多地被宣扬简直是可悲，这意味着在他身上传播的仅仅是一种空虚的“名”，而无法被人记住实质东西。人总是人云亦云，总是盲目跟风，名利如浮云，也是自古的事情。一旦有一天他的名字消失了他的一切也就消失了，曾被多么盲目地赞美就会多么快被忘记（如果你还被挑出一些毛病，你就会被抛弃得更快），而被记住作品的才是可以长存的。

4. 智力可以完成的东西，机器人更可以。但智力之外的某些：灵性的、抽象的、超越的、情感的、神圣的、思想的……是我们与机器之间最后的界限，是我们与它竞赛的唯一可能。

5. 一切的拍照统统都是瞄准，一种念头的随机而动。但它要突破这种瞄准去捕捉一个中心，因而瞄准也是随机，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张会怎样。我们既要在拒绝死亡沉沉的瞄准中盯紧目标，又要在平庸中发现“动”与“机”，它们将构成一种意外的创造，创造诞生之前一定要经历矛盾与构思，诞生之后却显得像天然的巧合。

6. 语言的魔力来自于那些你想能表达出来，但又没表达出来的部分。

7. 前段时间，电影《富都青年》被夸上天了，我看觉得故事太薄弱，情节很缺乏抓力，没有完整的因果逻辑链条，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也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与感染力，社会背景与生存氛围交代得并不到位，再深挖一下就是杰作了。只有主角演员吴慷仁在努力展示他的生存细节和痛苦情感，他知道自己饰演的是怎样一个人，那种在底层像蟑螂一样生活着的人，我们也知道但我们无法共情，或者我们共情的只是几十秒的眼泪表演。我觉得演员的情绪挺浪费的，他本应该屹立在一个更深刻更广大的故事中，成为一个更立体的人。

株洲作家陈夏雨作品入选金鸡百花电影节「文学与电影共创计划」

郭亮

近日，第37届中国金鸡电影节的分活动“金鸡电影论坛·文学论坛”在厦门举行。论坛上，株洲作家陈夏雨的作品《烽火》从百部优秀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金鸡电影节“文学与电影共创计划”。

“文学与电影共创计划”由中国作协、北京电影学院、金鸡电影节联合发起，于今年9月启动，旨在推动优秀文学作品IP影像落地，探讨文学与电影创作的深度融合，推动当代文学作品向电影的落地转化。该计划从百部鲁迅文学奖及《小说选刊》获奖作品中，遴选出30部入围佳作，经中生代知名导演、编剧方刚亮、宁敬武、李睿珺等精心推选，最终《空无一》《月光草原》《烽火》《骑鹤的凛冬》《总统套房》《瑞贝卡》《故香》《何秀竹的生活战斗》8部作品入选。

株洲作家陈夏雨是中国作协会员、株洲市作协副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生态文学分会副主席，《烽火》系其2017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首发于《中国作家·文学》2018年第8期，小说上演了一出触目惊心的人性变异的大戏，借助“物化”的人和人化的“小龙凤”，深刻关注乡村现实与城镇化进程的矛盾与张力。

《烽火》是一部细节扎实、人物丰满、叙事巧妙的文学作品。“电影导演李睿珺评价，小说极具湘西地方文化特色，塑造了新时代一个个全新的复杂的人物形象，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和兄弟情谊，展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烽火戏的独特魅力。他认为，小说文本为影视改编提供了具体且扎实的人物和故事基础，且留有二度创作的想象空间。小说的影视改编可对标电影《影武者》《游戏》《某种物质》。

